

目錄

009 | 前言 賣衣買刀 徐皓峰

第一編 李仲軒自傳

017 | 榮辱悲歡事勿追

第二編 唐門憶舊

039 | 丈夫立身當如此

048 | 乃知兵者是兇器

055 | 五台雨雪恨難消



067 | 總為從前作詩苦

080 | 別來幾春未還家

第三編 尚門憶舊

091 | 入門且一笑

100 | 師是平淡人

110 | 把臂話山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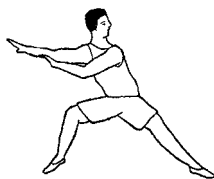
118 | 使我自驚惕

125 | 功成無所用

132 | 這般清滋味

138 | 曹溪一句亡

145 | 雕蟲喪天真



150 | 殺人如剪草

163 | 大道如青天

168 | 長劍掛空壁

178 | 我與日月同

190 | 掩淚悲千古

第四編

薛門憶舊

201 | 世人聞此皆掉頭

216 | 心亦不能為之哀

227 | 處事若大夢

235 | 困時動懶腰

243 | 欲濟蒼生憂太晚



254 | 薛師樓下花滿園 今日竟無一枝在

第五編 李仲軒竅要談

267 | 遂將三五少年輩 登高遠望形神開

273 | 一生傲岸苦不諧

284 | 萬言不值一杯水

295 | 仰天大笑聽穢語 我輩豈是草木人

306 | 君不見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

315 | 附錄一 岳武穆九要

327 | 附錄二 內功四經

339 | 代後記 我與《逝去的武林》 常學剛



前言

賣衣買刀

徐皓峰

《路加福音》的「錢囊、口袋、刀」章節，被捕前夕，耶穌囑咐門徒賣衣買刀。五世紀，中東地區的教父將此言解釋成棄世求道，衣服是俗世，刀是修行，一個換一個。

放棄生活的教父們都是生活的高手，情智高，妙語連珠，並有傳播網，將自己的逸事流傳大眾。他們有鄰居有客人，說：「待客人如待耶穌，會與鄰人相處，便會與上帝相處。」

賣衣買刀的實情，不是捨衣得刀，而是衣服裡藏把刀。

教父是待在家裡的人，憑個人魅力重建身邊世俗。後來，教父的家被教堂取代，教父被神父牧師取代。教父型的人在東方更為悠長，在日本是茶道師，在我小時候，是胡同裡的每一位老人。

「人老了，俗氣就少了。」是老人們聊天的話，沾沾自喜。那時的老頭、老太太長得真好看。

我姥爷李捷軒，舊式的書呆子，不問世事家事，不見得不明白。他有一個自己的尊嚴體系，每年有幾個固定看他一次的人，無禮物，不說甚麼話，一小時便走，真是來「看」人。

他們是他幫過的人，不讓帶禮物，不讓說感謝話，也不陪說話，因為幫忙時並不想做朋友。他們也適應，年年不落地來，表明不忘恩就好。

姥爷的弟弟李仲軒，家人叫二姥爷，天生有人緣，配得上「和顏悅色」幾字——這樣的人好找。他有幾次突然遷居，我憑個大概地址，附近一問「有沒有一個特和氣的李老頭？」便找到了他。

我爺爺十三歲做店舖學徒，兩月一次化裝成菜農，背筐上火車，筐裡藏銀元，走漏消息，隨時死。少年歷險的好處，是老了反應快，爺爺八十歲仍眼有銳光，洗臉吃飯的動作貓走路一樣柔軟。

二姥爷的和顏悅色下，藏著歷險者痕跡，我童年時便對此好奇。因為姥爷的家教，我四歲會講半本《兒女英雄傳》，小孩見了自己好奇的人，總是興奮，一次他

午睡，我闖進去，說不出自己好奇甚麼，就給他講那半本書了。

他靠上被子垛，看著我，時而搭上句話。我聲音很大，時間很長，以致一位姨媽趕來把我抱走。此事在家裡成了個多年談資，我小時候很鬧，家人說只有二姥爷能應付我。他沒被吵，睜著眼睛、嘴裡有話地睡覺。

家人知他習性，下棋也能睡覺。他來姥爺家，累了，但不是睡覺時間不往床上躺，便跟姥爺下棋，姥爺見他肩窩一鬆，便是睡著了，但手上落子不停，正常輸贏。

不知道他是時睡時醒，還是分神了，一個自我維持常態運轉，另一個自我想幹嘛幹嘛——長大後，知道這本領的寶貴，可惜學不會，但在囚犯和樂手身上見過，偶爾一現。險境裡出來的本領，是體能不衰，窘境裡出來的本領，是一心二用。

他一生窘境。

小學五年級，武打片風靡，問爺爺：「你會不會武功？」爺爺：「啊？死個人，不用會甚麼呀。」我如澆冷水。

初中，二姥爺住姥爺家，我問了同樣問題，他說：「沒練好，會是會。」就此纏上了他，學了一年，他沒好好教。

之後他遷居，十年未見。再見，他已現離世之相，命中注定，我給他整理起回

憶錄，知道了他為何不教。

他屬於武行裡特殊的一類人，遵師父口喚不能收徒，學的要絕在身上。同意寫文，他的心理是為他師父揚名，作為一個不能收徒廣大門庭的人，辭世前想報一報師恩。

我錯過了習武，聽他講武行經歷，「望梅止渴」般過癮，整理文字猶如神助，每錯覺，似不是出自我手。

他那一代人思維，逢當幸運，愛說「祖師給的」。見文章越來越好，他覺得寫文報師恩的做法，是對的。難得他欣慰，很長時間，他都有是否泄密的深深顧忌。

他學的是形意拳，師承顯赫，三位師父皆是民國超一流武人，唐維祿師父遊走鄉間，薛顛師父坐鎮武館，尚雲祥師父是個待在家裡的人，一待四十年，慕名來訪者不斷，從求比武到求贈言。

本書文章在二〇〇一至二〇〇四年寫成，《教父言行錄》在二〇一二年國內首次翻譯出版。對照之下，民國武人似是五世紀教父集體復活，甚至用語一致，教父的求訪者說：「請贈我一言。」武人的求訪者說：「給句話。」

教父對《聖經》避而不談，不用知識和推理，針對來訪者狀態，一語中的。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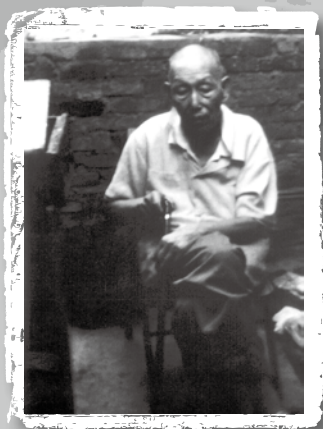
如，教父說：「我教不了你甚麼，我只是看了新約，再看舊約。」求贈言者震撼，覺得得到了最好的教誨。

整理成文字，讀者不是當事者，沒有設身處地的震撼，但讀來回味無窮，誤讀了也有益，所以言行錄能廣為流傳。

武人授徒言辭也如此，心領神會才是傳藝，並在武技之外，還有生活理念、生命感悟的餘音。老輩人說話，是將甚麼都說到了一起。李仲軒年輕時拒絕做高官保鏢，而退出武行，隔絕五十年，不知當世文法，只會講個人親歷。

人的特立獨行，往往是他只會這個。

二〇一三年四月於北京



李仲軒（一九一五—二〇〇四）

天津寧河縣人，形意拳大師唐維祿、尚雲祥、薛顛弟子，因生於文化世家，青年時代武林名號為「二先生」。三十四歲退隱，遵守向尚雲祥立下的誓言，一生未收徒弟，晚年於《武魂》雜誌發表系列文章，在武術界引起巨大反響。

榮辱悲歡事勿追



我的父系在明朝時遷到寧河西關，初祖叫李榮，當時寧河還沒有建縣。舊時以「堂」來稱呼人家，我家是「務本堂」，民間說寧河幾大戶的俏皮話是「酸談、臭杜、腥于、嘎子廉，外帶常不要臉和老實李」，我家就是「老實李」。

我母親的太爺是王錫鵬，官居總兵，於鴉片戰爭時期陣亡，浙江定海有紀念他的「三忠堂」。王照（王小航）是我姥爺的弟弟，我叫他「二姥爺」，官居三品，他後來發明了「官話合音字母」（漢語拼音的前身），據說某些地區的海外華人仍在使用。

清末時，天津的教官（市教育局局長）叫李作（字雲章）是我家大爺，我父親叫李遜之，考上天津法政學堂後，自己剪了辮子，被認為是革命黨，李作保不住他，因而肄業。他有大學生架子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整日喝酒，他的朋友說他中了「酒劫」，他的詩文好，但沒能成就。



一九七四年在李捷軒家的全家福



李仲軒與母親王若蘭、兄長李捷軒



李仲軒與家人

唐維祿是寧河的大武師，他的師傅是李存義^①，綽號「單刀李」。刀刃叫天，刀背叫地，刀鏢叫君，刀把叫親，因為刀是張揚的形狀，所以刀鞘叫師，取接受老師管束之意，刀頭三寸的地方才叫刀，人使刀一般用天、地，大劈大砍，而李存義的刀法用刀尖。

唐師是個農民，早年練燕青拳，到天津找李存義拜師，李存義不收，唐維祿就說：「那我給您打長工吧。」就留在國術館做了雜役，待了八九年，結果李存義發現正式學員沒練出來他卻練出來了，就將唐維祿列為弟子，說：「我的東西你有了，不用再跟著我，可以活你自己去了。」

我仰慕唐師，就把家裡的老鼻煙壺、玉碟找出一包，給了他的大弟子袁斌，袁斌拿到鼻煙壺後喜歡得不得了，在大街上溜達時說：「瞧，老李家把箱子底的東西都給我了。」是袁斌將我引薦給唐師的。

唐師有個徒弟叫丁志濤，被稱為「津東大俠」。天津東邊兩個村子爭水，即將演變成武鬥，丁志濤去了。動手的人過來，他一發勁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，幾秒鐘都抬不了腳，這是形意的劈拳勁，一掌兜下去，能把人「釘」在地上。

他「釘」了十幾個人，就制止了這場武鬥，也因此成名。丁志濤有三個妹妹，後

來我娶了他二妹丁志蘭為妻。

寧河附近的潘莊有李存義師弟張子蘭^②的傳人，叫張鴻慶^③。唐師讓我多去拜訪這位同門師叔，並對張鴻慶說：「我徒弟去找你，你多鼓勵。」張鴻慶腦子非常聰明，令我有受益。

他精於賭術，一次作弊時被人捉住了手，說他手裡有牌，他說：「你去拿刀，我手裡有牌，就把手剁了。」刀拿來，他一張手，牌就沒了——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，手快腦子就快。

我行二，大哥是李轅（字捷軒），隨唐師習武後，寧河人管我叫「二先生」。有一個人叫李允田，練單刀拐子，對我師弟周錫坤說：「二先生有甚麼本事，見面我就把他敲了。」

周錫坤就跟他動起手來，用橫拳把他甩出去了。李允田回去約了東黃莊一個姓侯的人來報復，周錫坤聽到消息就避開了。

他倆四處找周錫坤時，有人告訴我說：「周錫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，他們找不著周錫坤就該找你了。」我當時正和父親鬧矛盾，從家裡搬出來，住在母親家的祠堂裡，心情非常惡劣，我說：「我正彆扭呢，誰找麻煩，我就揍他。」

那兩人最終也沒來找我，周錫坤回來後，也沒再找他。

寧河附近唐師有個師兄弟叫張景富，綽號「果子張」^④，我們一班唐師的徒弟都喜歡待在他家，他為人隨和，也願意指點我們。一天我帶了一個朋友去果子張家，正趕上午飯，就在果子張家吃了飯。

我跟這位朋友說過，按照武林規矩，只要來訪的是武林朋友，要管吃管住，臨走還要送路費。

沒想到這朋友後來自己跑到果子張家吃飯去了，一去多次，還帶了別人。果子張有點不高興了，我就去找那朋友，不要他再去，他說：「你不是說練武術的，來人就管飯嗎？」

他是藉著聽錯了去吃飯。當時寧河發大水，鬧了饑荒，紅槍會^⑤趁機招會眾，參加就管飯。唐師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飢餓參加了紅槍會，他的爺爺和我奶奶是親姐弟。

唐師、丁志濤都對紅槍會反感，說：「不能信那個，一信就倒霉。」我勸過廉若增：「義和團也說刀槍不入，結果槍也入了，刀也入了，過多少年了，紅槍會還玩這套，你怎麼能信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就是去吃飯。」

紅槍會頭目楊三是治安軍督辦齊燮元的表弟，他知道我收藏刀槍，就讓我捐給紅

槍會，我認為他們是騙人去送死，所以把刀槍藏在神龕上面，對他說：「我放在四十里外了。」

楊三說：「快給我取去。」我說：「現在發大水，過不去。」他又衝我吆喝，那時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時期，我一下就發了火，說：「二先生說在四十里外，是給你面子下台，現在告訴你，就在這神龕上頭，離你五步遠，你敢拿就拿。」——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稱是二先生。

楊三沒拿，轉身走了。後來別人告訴我，有人問楊三：「楊三爺怎麼吃這癩，一個毛孩子都弄不動？」楊三說：「他六叔李牧之十九歲就當了同知（比知府低一級），現在的官比我表哥大。」

紅槍會和日本人開了仗，幾乎全部陣亡，河裡都是死屍，寧河話叫「河漂子」。只有一個叫李銳的十四歲小孩生還，也是為吃飯進的紅槍會，算起來還是我本家的弟弟。日本人拿機關槍對著他，他嚇得直擺手，那日本兵也擺擺手，意思讓他快走，他就從死屍堆裡走出來了。

可能還有一個。紅槍會的服裝是一身黑，一個生還者躲進我住的祠堂，求我救他。當時日本人開著快艇在河道轉，見到人就掃機關槍。日本人要上岸搜查，祠堂臨街，

是躲不過的。

我說：「你待在這兒必死，翻牆吧，一直向北翻，北邊河面上沒日本人，過了河就安全了。」我教他做水褲：將棉褲脫下來，吹足氣，紮上褲腳就成了氣囊，可以浮著過河。也許他活下來了。

因我與父親鬧矛盾，唐師說他有個徒弟叫郭振聲，住在海邊，讓我去散散心，並給我一塊藥做見面憑證，這塊藥就是李存義傳下的「五行丹」^⑥。我拿著藥到了渤海邊的大神堂村，然而郭振聲不在。

他是此地的請願警，戶籍、治安都是他一個人，當時有一家大戶被匪徒綁票，索要兩千大洋，郭振聲讓朋友湊了十八塊大洋，留了九塊給母親，一個人去捉匪徒了。

他在黑魚籽村的旅館裡空手奪槍，捉住了兩個劫匪。其中一個竟然是大土匪頭子劉黑七^⑦，不遠就是他的老巢，郭振聲知道憑自己一個人，沒法將他押走，就把槍還給了劉黑七，說：「綁票我得帶走，你要不仗義，就給我一槍。」

劉黑七連忙說：「那我成甚麼了？」拉著郭振聲講：「你知道我以前甚麼人嗎？」

原來這劉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飯莊——登瀛樓的少東家，因為打死了客人，才逃到海邊做了土匪。他向郭振聲保證，只要他活著，大神堂村再不會受土匪騷擾，還要

給郭振聲三十塊大洋，郭振聲為不掃他面子，拿了兩塊。郭振聲之舉，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區十餘年太平。

郭振聲帶著人票回來，全村人慶祝，我就跟著大吃大喝。那時我已經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，我把藥一拿出來，郭振聲就認了我這師弟，給了我五塊大洋。

從大神堂村回來後，唐師就帶我去北京找他的師兄尚雲祥。

尚雲祥年輕時求李存義指點，練了趟拳，李存義就笑了：「你練的是捱打的拳呀。」一比試，李存義沒用手，一個跨步就把尚雲祥跨倒了。尚雲祥要拜師，李存義說：「學，很容易，一會兒就學會了，能練下去就難了，你能練下去嗎？」尚雲祥說：「能。」李存義只傳了劈、崩二法。

隔了十一年，李存義再來北京，一試尚雲祥功夫，感到很意外，說：「你練得純。」對別人說：「我撿了個寶。」從此正式教尚雲祥。

唐師與尚師交情深，每年到了季節，唐師都從寧河來京給尚師送螃蟹。尚師屬馬，家住觀音庵，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，當時已經沒尼姑了，住了幾家人，尚師家是東廂房三間，院子很小。

尚師早年是做帽子的，晚年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單廣欽的資助，單廣欽做水果、

糕點生意，送錢時常說：「做我這生意的，現錢多。」單廣欽比我大三十歲。尚師開始不收我，唐師好話說盡。

我的姥爺叫王燮，是長門長子，在清末任左營游擊，官居五品，先守北京東直門後守永定門，八國聯軍進北京時因抵抗被殺害，他在北京市民中有聲譽。唐師把這情況也講了，尚師說：「噢，王大人的外孫子。」

尚師對我好奇，但他從來不問我家裡的事。清末民國的人，由於社會貧窮，大部分是文盲，尚師只是粗通文化，但他很有修養。

我進入尚門後，師兄們跟我說，在北京一座大廟（忘記名字）的院子裡有尚師年輕時踩裂的一片磚，因為廟裡沒錢換磚，這麼多年還在，要帶我去看看。尚師說：「去了也就是瞅個稀罕，有甚麼意思？」就沒讓我去。

天津沒有尚師的徒弟。我開始住在北京學拳，後來搬回天津，早晨出發，中午到了北京，吃完午飯後去尚師家，所以我跟尚師習武的近兩年時間裡，大部分是在中午學的。尚師一天到晚總是那麼精神，沒有一絲疲勞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時候。對於這一點，越跟他相處越覺得神奇。

孫祿堂^⑧的《八卦拳學》上寫道：「……近於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之境矣。近日

深得斯理者，吾友尚雲祥。其庶幾乎。」^⑨說拳術可以練到形神俱妙、與道合真的境地，當時得此三昧的，除了他的朋友尚雲祥，找不出別人。

我們這一支的師祖是劉奇蘭（劉翡翠）^⑩，他的師弟是郭雲深^⑪。孫祿堂是郭雲深的傳人，他曾施展腿功，驚嚇了民國總理段祺瑞，被多家報紙報道，有盛名。

我曾想找國術館館長薛顛比武，被唐師、尚師制止了。後來唐師跟我說：「別比了，你跟他學吧。」聽了薛顛的事跡，我對這個人很佩服，覺得能跟他學東西也很好，唐師對尚師說：「我讓他去見見薛顛？」尚師也同意了。

去見薛顛前，唐師怕薛顛不教我，說：「見了薛顛，你就給他磕一個頭。」在武林規矩裡磕三個頭已經是大禮了，而磕一個頭比磕三個頭還大，因為三個頭是用腦門磕的，這一個頭是用腦頂磕的，「殺人不過頭點地」的「頭點地」指的就是這個，要磕得帶響，是武林裡最重的禮節。

我見了薛顛，一個頭磕下去，薛顛就教我了。薛顛非常愛面子，他高瘦、骨架大、眼睛大，一雙龍眼盼顧生神。他第一次就手把手教了蛇形、燕形、雞形^⑫。

他是結合著古傳八打歌訣教的，蛇行是肩打，雞形是頭打，燕形是足打，不是李存義傳的，是他從山西學來的。其中的蛇行歌訣是「後手只在胯下藏」，後手要兜到

臀後胯下，開始時，只有這樣才能練出肩打的勁。簡略一談，希望有讀者能體會。

薛顛管龍形叫「大形」，武林裡講薛顛「能把自己練沒了」，指的是他的猴形。他身法快，比武時照面一晃，就看不住他了，眼裡有他，但確定不了他的角度。這次一連教了幾天，我離去時，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，名《象形術》^⑬，其中的晃法巧妙，他跟我試手，一晃就倒。回來後，尚師問：「薛顛教了你甚麼？」我都一一說了。

第二次見薛顛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天津，我在他那裡練了一天武，他看了後沒指點，說：「走，跟我吃飯去。」吃飯時對我說：「我的東西你有了。」——這是我與薛顛的最後一面，薛顛沒有得善終，我對此十分難過。

我二十四歲時父親死了，我卻不能回家。二十五歲時，天津財政局局長李鵬圖叫我到財政局工作，也不給我安排事情做，只讓我陪他去看戲、吃飯，我一看這情況，等於做了保鏢。他也叫我「二先生」，其實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，他知道我練武。

我以前是個少爺，練武後穿著就不講究了。一天到捐物處去辦事，我戴個美國鴨舌帽，上下身都是灰布，上身還破了個洞，露著棉花。當時天津的捐警名聲不好，幹甚麼都是白拿白佔。捐物處門口是個斜坡，我蹬著自行車直接上去了，到崗亭，一個



李仲軒六十七歲時



李仲軒八十七歲時在自家門外



李仲軒八十九歲時在家門外留影

捐警一腳踹在我的自行車上，我摔倒後，他跑上來抽了我一個耳光，還罵：「打你個××，誰叫你上來的。」

我起來後，說：「你會打人，我也會打人。」拎住他抽了四個耳光，他就叫喚開了。捐物處有四十個捐警，平時總有二十個人在，一下都出來了。我考慮這場架怎麼打，我現在是財政局人員，如果打重了，財政局和捐物處都不好收場。形意拳有個練身法的訓練叫「轉七星」，我跟他們轉七星，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，抓了帽子就往腋下。一別。

我想：我能摘帽子，也能摘腦袋——只要他們想到這點，就會住手。但他們想不到，掉了帽子還追我。捐警小隊長拎著槍下來，看那架勢要崩了我，但他認出了我，就把那幫捐警轟跑了，對我說：「您沒在我們這兒打人，您給面子了。」我摘了十幾頂帽子，隨抓隨掉，還剩下四頂，就把這四頂帽子遞給了他。

捐物處處長叫齊體元，李鵬圖給他打了電話，說：「二先生沒打壞你們一個人，這是給你齊五爺維住了體面，你也得給二先生個體面吧？」齊體元說：「行，二先生還給我們四頂帽子，我們就開除四個捐警吧。」捐警外快多，被開除的四個人非常恨我。這件事出在我身上，我覺得不自在，李鵬圖也看出我不願做保鏢。我喜歡武術，

但我做不來武師，我開始絕口不提我練武了，後來到天津北站當了海運牙行稅的卡長，離開了財政局大樓，更是沒人知道我練武。

我三十出頭時，到宏順煤窯住過一段時間，礦工中有個五十多歲的通背拳^⑭武師叫趙萬祥，能把石碑打得嗡嗡響，不是脆響，能打出這種聲音，通背的功夫是練到了家。他帶著徒弟在煤窯門市部後的空場裡練，礦工們吃飯也多蹲在那吃，我有時出門能碰上。我從未表露過自己的武林身份，也不看他們練拳。他們都叫我李先生，非常客氣。我大半輩子都是旁觀者，這位趙拳師和我算是個擦肩而過的緣分。

只是在我大約三十七歲時，有一件武林糾紛找上了我。燕青拳名家張克功年老後，從東豐台遷到了盧台，收了幾個小徒弟，他是唐師的朋友。當地的大拳師是傅昌榮^⑮的傳人王乃發，他的徒弟把張克功的匾給偷跑了。

唐師去世的時候，囑咐我照顧他的老朋友們，我就找王乃發要匾。王乃發說：「你來，我要給面子。你提唐師傳，我更得給面子。摘匾的事我不知道，但摘了匾再送回去，我也下不來台呀。」我說：「要不這樣——」我就給王乃發鞠了一躬，把匾取走了。

解放前夕，我來北京找到了會計師的工作，那時尚師早已逝世，當年舊景只能令人徒生感傷，無心與同門相敘，從此徹底與武林斷了關係。

① 李存義（一八四七—一九二一），字忠元，清末深州（今深州市）南小營村人。二十歲時向劉奇蘭、郭雲深學習形意拳，從董海川學八卦掌。

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，李存義在軍人劉坤一帳下教士兵練武，屢建功績。後到保定開萬通鏢局。八國聯軍侵華時，五十三歲的李存義參加義和團，奮勇殺敵，每戰必先。他曾率眾夜襲天津老龍頭火車站，痛殺守站俄兵。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，李存義在天津創辦北方最大的民間武術團體——中華武士會，親任會長，教授形意拳，創編十六路的《拳術教範》，編寫《刺殺拳譜》，教授門徒數百人。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，因病逝世，安葬於南小營村，終年七十四歲。

② 張子蘭（一八六五—一九三八），又名張占魁，字兆東，生於河北省河間縣後鴻雁村。一八七七年結識李存義，並義結金蘭。經李推薦拜師於劉奇蘭門下。

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，在京結交八卦掌宗師董海川的弟子程廷華。一八八二年冬，董海川去世，張子蘭填前遞帖，程廷華代師傳藝。藝成後，武林名號為「閃電手」。

一九〇〇年後，在天津擔任縣衙捉拿匪徒的營務處頭領。一九一一年，參與創建天津中華武士會，並執教。一九一八年九月，攜弟子韓慕俠進京，參加在中山公園舉行的「萬國賽武大會」，韓慕俠挫敗俄國大力士康泰爾，轟動全國。

③ 張鴻慶（一八七五—一九六〇），曾用名張庚辰，天津寧河潘莊人，二十多歲時到天津劉快莊跟隨劉雲濟學習洪拳。曾隨李存義學習形意拳，後被張子蘭收為正式弟子。

④ 張景富以炸油條為生，是曾任清宮武術教習的申萬林的弟子。一次，族人來找申萬林要錢修老屋，在申萬林不知的情況下，張景富拿出了所有積蓄，為申萬林家蓋了三間青堂瓦房。此舉感動了申萬林，遂將醫藥秘本傳給張景富。

⑤ 紅槍會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活躍在冀南一帶的農村會道門，後發展為幾十萬人的武裝組織。

⑥ 五行丹是形意門秘傳丹方，在提高內功修為上有特殊作用，但製作困難，一般煉成藥膏，用於外敷，也是形意門嫡傳弟子的身份證明。

⑦ 劉黑七從一九一五年起聚眾作惡，為害二十九年之久。匪眾最多時逾萬人，流竄於山東、河北、熱河、遼寧、安徽等十餘省市，所到之處，搶劫財物，殺人如麻，官府軍閥奈何不得。山東是劉黑七為禍的重災區。

⑧ 孫祿堂（一八六〇—一九三三），名福全，字祿堂，號函齋，武林名號「活猴」。完縣東任家疃人。形意拳從學於李魁元，八卦掌從學於程廷華，太極拳從學於郝為真。一九一八年孫祿堂將形意、八卦、太極三家合治一爐，創立了孫氏太極拳。同年被徐世昌聘入總統府，任武宣官。有「虎頭少保，天下第一手」的美譽。

孫祿堂晚年著書立說，留有《拳意述真》、《八卦拳學》等拳論，並曾擊敗俄國格鬥家彼得洛夫、日本天皇欽命武士板垣一雄。

⑨ 《八卦拳學》這一章節名為「陽火陰符形式」，全文如下：

陽火陰符之理（即拳中之明動暗勁也），始終兩段功夫。一進陽火（拳中之明勁也）一運陰符（即拳中之暗勁也），進陽火者，陰中返陽，進其剛健之德，所以復先天也；運陰符者，陽中用陰，運其柔順之德，所以養先天也。

進陽火，必進至於六陽純全，剛健之至，方是陽炎之功盡（拳中明動中正之至也）；運陰符，必運至於六陰純全，柔順之至，方是陰符之功畢（拳中暗和之至也）。陽火陰符，功力俱到，剛柔相當，建順兼全，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陰陽一氣，渾然天理，圓陀陀（氣無缺也），光灼灼（神氣足也），淨保保（無雜氣也），赤灑灑（氣無拘也），聖胎完成，一粒金丹寶珠懸於太虛空中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；感而遂通，寂然不動；常應常靜，常靜常應。

本良知良能面目復還先天，一粒金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也，再加向上功夫，煉神還虛，打破虛空脫出真身，永久不壞，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，近於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之境矣。

近日深得斯理者，吾友尚雲祥。其庶幾乎。

⑩ 劉奇蘭，直隸深縣人，「神拳」李洛能弟子。藝成後隱居，做首飾生意，所以又被稱為劉碧玉，教授出李存義、耿誠信、周明泰等知名弟子，其子劉殿琛著《形意拳術抉微》，闡明劉奇蘭武學。

⑪ 郭雲深（一八二〇—一九〇一），名峪生，河北深縣馬莊人，「神拳」李洛能弟子，在武林有「半步崩拳打遍天下」的美譽。一八七七年，被六陵總管譚崇傑聘為府內武師，進而為清廷皇室載純、載廉等人的武術教師。晚年著書立說，留有《解說形意拳經》。

孫祿堂是郭雲深的徒孫，並得到了郭雲深的親自指導。

⑫ 形意拳五行和十二形為基本拳法，五行對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為劈、崩、鑽、炮、橫五拳；十二形對應動物，為龍、虎、猴、馬、雞、鶴、燕、蛇、鼉、貽、鷹、熊。

⑬ 正式出版書名為《象形拳法真詮》，口述人在後文中往往也稱這本書為《象形術》。

⑭ 戰國時代鬼谷子於雲蒙山中觀察通臂猿動作所創，以衣服練功，講究手掌黏著衣服發勁，練時黏自己衣服發勁出響，用時黏敵人衣服發勁。在演練中啪啪見響，每一聲響，都與技擊有關。所以通背拳不許光膀子練，必須穿衣，通背拳不出響，猶如行船沒有槳。

⑮ 傅昌榮（一八八五—一九五六），又名傅劍秋，河北寧河人。一九〇八年前後，投身形意拳大師李存義、八卦掌名家劉鳳春門下，藝成後出任張作霖私人護衛隊長。一九二七年走訪武當山，與徐本善道長互換拳術。

代後記

我與《逝去的武林》

常學剛

二〇〇六年的十一月，《逝去的武林》出版，承皓峰先生美意，特加一則「鳴謝」，說李仲軒老人文章的面世，「是由《武魂》雜誌常學剛先生首次編輯發表，並提議開設系列文章」。

於是，我就和這本被讀為「奇人高術」的書有了關係，乃至沾光，居然也被一些讀者當成了慧眼識珠的高人。

當然，所謂「慧眼」、「高人」之類，於我實在是並不沾邊，但想想十餘年前發生的這段「文字緣」，卻又不是全無可憶。若讓現在說一說感受，大概「可遇不可求」這幾個字，還比較貼切。

「系列文章」開設的緣起

大約是在二〇〇〇年的十至十一月間，我收到一篇社會自由來稿，題目是《我所了解的尚式形意拳》，作者叫徐皓峰。文章講的是作者向李仲軒先生學習尚式形意拳的事情。這位李先生據說是形意拳大家尚雲祥的弟子，時年八十五歲。

我不知道徐皓峰是誰，李仲軒先生也是名不見經傳。文章雖然在《武魂》二〇〇〇年第十二期登出來了，但在我眼中，這只是每日過往稿件中普通的一篇而已。

如果當年徐皓峰就此打住，我相信這一次編者與作者的交集，不會給我留下特殊的印象。

幸運的是，徐並未住手，時隔三個月後，第二篇《耳聞尚雲祥》來了（刊發在《武魂》二〇〇一年的第四期）。現在看來，此文是「李仲軒系列文章」日後之所以能成為「系列」的關鍵。

之所以說其「關鍵」，是因為這篇稿件說的話，與我所熟悉的完全不同。比如：武林皆知尚雲祥功力驚人，練拳發勁，能將青磚地面踩碎，故得「鐵腳佛」之美譽，

而此文則說尚雲祥對這個稱呼很不喜，認為是「年輕時得的，只能嚇唬嚇唬外行」。

再比如，凡是練形意拳的人都知道「萬法出於三體式」，可此文卻說尚雲祥說過「動靜有別」的話，甚至連形意拳最基本的樁法三體式都不讓門人站。至於文中所介紹的尚雲祥課徒手段，甚麼「轉七星」、「十字拐」、加上了兩個鐵球的「圈手」等等，更是聞所未聞。

而最駭人的，莫過於此文「練形意拳招邪」的說法，用尚雲祥的話講：「太極十年不出門，形意一年打死人」，學形意拳的都在學打死人，最終把自己打死了。

——諸如此類的語言，讓自詡是內行的我，心頭又恨又癢，既恨「內行」被顛覆，又心癢於「顛覆」後面那未知領域的誘惑。「做系列」的念頭，或許就是從這時產生了。

文章讓我心儀的另一個原因，就是他文字和見識與眾不同。在第三篇《尚式形意拳的形與意》一文的最後，徐皓峰寫道：比如畫家隨手畫畫，構圖筆墨並不是刻意安排，然而一下筆便意趣盎然，這才是意境。它是先於形象、先於想像的，如下雨前，迎面而來的一點潮氣，似有非有，曉得意境如此，才能練尚式形意。尚式形意的形與意，真是「這般清滋味，料得少人知」。

——這番議論，為以往來稿所僅見，虛無縹緲，朦朦朧朧，正合了拳學「無拳無意是真意」的妙諦。

後來了解，徐皓峰年紀輕輕，卻學過畫，修過道。李仲軒、徐皓峰爺孫二人，年齡相差近一個甲子，天知道是怎樣一個緣分！無李的見識，徐斷無此拳學境界；無徐的知音，李的見識未必能表達得這般確切傳神。李、徐互相成就了。

不記得向徐皓峰建議「做系列」的具體時間了，總之稿件的刊登漸漸密集起來。而我跟《武魂》的讀者，心一定是相通的，《耳聞尚雲祥》剛刊出不久，反饋就來了：

「徐皓峰先生的《耳聞尚雲祥》，讀了使人感到真實、可信且有新意，道出了常人所不知的一些史實真情，我們喜愛這樣的文章」，一位讀者來信這樣說。

再往後，除了讀者來信不斷，《武魂》上的文章被傳到網上，網絡好評如潮，甚至出現一個以「軒迷」為號召的群體。李仲軒從雜誌走上網絡，原本默默無聞的「小人物」，竟以這種方式，突然走進了武術的歷史。

「李老人家的話寫在三塊錢的雜誌上，是把黃金扔到你腳下。千萬千萬把他撿起來」——在所有熱評中，這句話最讓我心動！

一向見來稿就想改一改的我，竟抑制了這種「編輯職業病」，稿子一字不改，還不知不覺頂禮膜拜起來，總希望有新的稿件，帶給我和讀者新的驚喜——我也成了一個「軒迷」！

說起來，是那些關注《武魂》雜誌的讀者和網民，他們真正內行的深入解讀，他們熱情急切的期盼敦促，推動了這個系列欄目一做就是五年，他們才是慧眼識珠的高人。

一波三折

印象中，我所遇到的稿件，大概沒有一份會像這個「系列」那樣，憑空生出若干波瀾。而讓我大為意外的是，第一個發難者會是徐皓峰的母親。

就在「系列」連續刊出而我頗有些飄飄然時，徐母來電說，自從《武魂》刊登了她兒子的文章，徐家就不斷有人上門，或拜師或挑戰或採訪或尋根，各類形狀，各種口氣，擾了一家人的平靜。電話裡，我能覺出憂慮。

徐母口氣嚴厲，她說，家裡絕不願徐皓峰捲到武術這個行當中來。她甚至懇求

我「不要再勾著」她的兒子寫這些東西了！

我無言以對，就像個當場被捉的「教唆犯」，聽憑數落，臊眉耷眼，很沒臉也很無趣。

後來對李仲軒老人的歷史和徐皓峰的情況知道得多了，才漸漸明白這一家人，心中有著一個怎樣的武林，才理解當這個「逝去的武林」與今天「現實的武林」碰撞時，帶給他們的是怎樣的心理落差。

正像徐皓峰在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給我的一封信中所說：「武林的理，原本就不是我們能想像的。」

從李仲軒的文章中可知，老人心中的那個武林，是直來直去、肝膽相照、豪氣干雲的武林，當年雖因「舊景令人徒生感傷」，「從此與武林徹底斷了關係」，但對師友的那份眷戀，依然深埋在心底。五十餘年後，李老以故人復相見的熱忱來擁抱這個武林時，此武林是彼武林麼？

我沒有想到，李老和徐皓峰大概也沒有想到，「系列」遇到的第二個波瀾，卻是「正名」，換言之，就是「辯誣」。

當今武林，凡有新面孔或眼生的拳技面世，常常會有人從各方面做一番來龍去

脈的盤查，甚至潑來髒水。李仲軒「尚雲祥弟子」的身份，也受到拳派一些質疑，讀者對李文的好評愈多，批評質疑之聲愈烈。

從李仲軒先生所發表的文章和此期間徐皓峰給我的幾封信來看，一開始的李仲軒老人，極誠懇乃至極謙恭地為自己的身份提供著證明（以李仲軒的高傲性格，這是很難為他的），披露一些如尚雲祥叫「尚昇，字雲翔」等等只有老輩練拳人才知曉的珍貴史料，還認真回憶了在尚雲祥家學拳的種種生活細節。

溝通是有效的，一些同門練拳人來訪，認了這個前輩。當然也有人，哪裡真的去聽你「辯誣」呢？無怪徐皓峰在給我的信中說：「一個八十多歲的人，還被別人要求印證自己的身份，我覺得悲哀。」

仲軒老人也許終於領會了，他給《武魂》寫了一封信，表示：雖然我不能不認我的師父，但今後談拳，用唐師（唐維祿）的傳法。最後說：「我遵守與尚師的約定，沒有收過一個徒弟，所以等我去世後，尚式形意就沒有我這一系了，如有，便是冒名者。」

不少讀者特別是網絡上的那些「軒迷」，對李仲軒尚式形意拳「系列」的「自我腰斬」痛惜不已。這般情景，也是我的編輯經歷中不曾見過的。

系列文章歷經的最後的一個波瀾，是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一日上午，李仲軒先生猝然辭世，而就在此前數天，李老還曾委專人寄稿三篇給我，願將所知形意拳的內容陸續寫出，藉助《武魂》與讀者廣結武緣。孰料僅僅數日，竟已幽明永隔。

我不迷信，但也感歎莫非真是「天喪吾也」，或是冥冥之中自有造物安排，有意不讓諸事圓滿，而留給世人「缺憾美」的想像與回味！

李老的最後三篇遺作，經他生前親自確認核定，題為《閉五行與六部劍》、《薛顛的猿象牛象》、《形意拳「入象」說》，陸續在《武魂》二〇〇四年四期、五期、六期刊出。

李老辭世後的第三天，皓峰先生又有專函寄至《武魂》，是替李老向廣大喜愛他的讀者做最後的道別。文中還公開了李存義傳下的「五行丹」方，算是給大家留下的紀念。

徐皓峰在信中說：「《形意拳「入象」說》一文是在李老生前整理的最後一篇，文中說了些略怪的話。現老人辭世，話也記入文中，不管如何，總之留下個資料。」

《形意拳「入象」說》都說了哪些「略怪」的話？趕緊拿出來看，話說得挺深奧，

一段一段的，好像之間並不連接，也讀不大懂。後來並沒有專門去問徐皓峰，因為李仲軒有言在先：「一篇怪話，聊作談資。」或許確是用來隨意聊天的東西，不必一本正經；抑或是禪語機鋒，明心見性，真諦就隨你見仁見智了。

收穫與遺憾

關於《逝去的武林》一書的前世，拉拉雜雜地寫了那些流水賬，別人看來，可能並沒有甚麼用處，頂多就算給讀者增加了一點談資。然而在我心裡，卻並不這麼想。李仲軒的系列文章，在《武魂》雜誌一刊就是五年，其間牽動的種種波瀾與反饋，都是現實中真實的人和事，它折射出了當代武林的林林總總。

而正是因為對這個流水賬的回顧，我才理解了皓峰先生在把李仲軒的系列文章整合成冊時，為甚麼要昇華定名為《逝去的武林》。今日的武林逝去了甚麼？不是拳經，不是拳譜，不是一拳一腳的技術，而是皓峰先生所說的：這個時代缺得最多的就是傳統中國人的「樣兒」。

我當武術雜誌編輯，總共才二十年，而這一個「系列」，就佔去了五年。是李

仲軒的文章和李仲軒文章在《武魂》的經歷，使原本淺薄的我，變得多少深刻了一些，深刻到能去思考思考中國人原本該有的風範。

這樣的稿子，在一本武術類雜誌中，並不是總能夠遇到，所以我說李仲軒的文章「可遇而不可求」。一個編輯能夠遇上這樣的一份稿子，堪稱幸運！

在與李仲軒老人交往的過程中，令我最遺憾的事情，就是沒能見上老人一面。

現在想來，因為替仲軒老人編輯系列文章且待人還算誠懇的原因，我大概已是老人心目中一個很近的朋友了。老人多次讓徐皓峰帶話給我，說視我為朋友，要請客相見，並在來信中表示：

貴刊以誠待我，我也以誠待貴刊待您。

萍水相逢，多蒙照顧，心下感激。

您對文章的支持，是難得的知遇之緣，我們會珍惜！

然而，對這份情誼，我卻沒有珍惜，因為我的無知、懶惰和假清高，最終也沒有與仲軒先生見上一面。我無知，不理解仲軒老人時隔五十年「重出江湖」之後，期待與他的武林重逢之情；不理解老人因現實落差，而對真情實意倍加渴求。

也不知道老人在上面那些信中對我表達的情誼，其實是老人在呼喚他的那個武林。這一切，真應該早點懂得，可惜那時我不懂。

手頭只有仲軒老人贈給我的幾張照片，斯人已逝，情誼長存。

當時我不懂，現在我懂了，在這裡，向李老的那個「武林」致敬！
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草成